

包头文史资料选编

第四辑

· 内部刊物 注意保存 ·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包头市委员会
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编

包头文史资料选编

第四辑 目 录

- 包头疆域沿革述略……………田 邨 (1)
- 古代北方各民族在包头地区的活动……………李绍钦 (13)
- 忆跟随孙兰峰先生起义……………李树诚 (26)
- 国民党九兵团政工处起义前夕的分化斗争……………李本敬 (38)
- 我是怎样被特务绑架的……………梁发先 (45)
- 绥远省和平解放的片断回忆……………赵链璧 (49)
- 包头工商业的九行十六社……………文史办整理 (55)
- 吕公道五金行始末……………吕振江 (77)
- 绸缎京货业经营情况……………韩怀信 (82)
- 包头货店业……………蔡芝业 (88)
- 牲畜牙纪行史料……………韩怀信 (92)
- 德华兴的生意经……………吕振江 (96)
- 收购皮张的顺德“货郎子”……………姚箴吾 (100)
- 南海子官渡口的来历和演变……………〔蒙〕巴靖远 (104)
- 老一团的前前后后……………文史办整理 (115)
- 附：玉禄生平……………程景华 (120)
- 满泰事略……………程景华 (121)
- 国民党“劫收”大员罪行录……………韩祥符 (123)
- 日寇铁蹄下的萨拉齐见闻……………刘绍仁 吕士俊 (128)

日寇大屠杀目击记·····	张静安 整理	(134)
萨拉齐城垣的修筑·····	李巨才 殷亮	(139)
记一个伪满军官走上抗日道路的经过·····	牟克非	(141)

包萨天主教史略·····	刘敬武	(152)
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

包头佛教居士林简史·····	李俊德 张立义	(160)
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	-------

沙尔沁召·····	〔蒙〕塔布亥甲木素 忆述 呼和巴雅尔 整理	(164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广福寺与小召庙会·····	奇福海	(167)
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

土右旗民间串话·····	史银堂	(170)
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

“神医”白兰文·····	白之沂口述 王耀辰 丰耀庭整理	(184)
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

回忆晋剧大花脸狮子黑·····	朱凤鸣	(195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

包头梨园旧事琐谈·····	墨人	(202)
---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

质疑·补充·订正

▲蒙语地名汉译意初校·····	〔蒙〕呼和巴雅尔	(206)
---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	-------

▲《九世班禅来包头前后见闻》的两处质疑·····	王华岑	(209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

▲《进军绥远的片断回忆》和《毕克齐阻击 战》文中的两处错误·····	阎善计	(210)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

▲来函更正·····	刘绍仁	(210)
------------	-----	-------

包头召简介(44)	日寇又一屠杀案(138)	昆都仑召(140)
-----------	--------------	-----------

蒲州王(194)	启事(201)
----------	---------

包头疆域沿革述略

田 郊

包头，是祖国的重要钢铁工业基地之一。全市工厂厂房鳞次栉比，烟囱林立。宽阔整洁的大道，横亘东河、青山、昆都仑三区，绵延二十余公里，把市三区连结在一起。入夜，在漠南寂静的高原上，长达数十公里的灯光长龙，远远望去，犹如银河落地。包头，这个新兴的工业城市，真似镶嵌在祖国西北塞外土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现在的包头，已是有一百五十七万人口的城市。但在三十四年前，当笔者以记者的身分，刚刚踏上这块土地时，看到的是只有六、七万人口的一个小城镇，它方才脱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，泥土的道路，泥土的房屋，满目疮痍，荒凉不堪入目。现在的大工业，都是解放后短短的三十多年里，在沙窝上建筑起来的。专家勘察包钢厂地时，笔者也曾随同前往，才几何时，这个新兴城市就如神话般地在阴山南麓矗立起来了。

作为一个城市，包头并没有悠久的历史，它的得名，才是一百七、八十年前的事。清嘉庆十四年（公元1809年），萨拉齐厅才设置包头镇，这是包头得名的最早记载。那时，人们相沿叫作包头村，只是萨拉齐厅管辖下的一个小小村落。

为了解和研究包头的历史沿革，笔者曾翻阅了大量资料。觉得如只从包头这个小小村镇的范围，来谈包头的疆域沿革，那就没有资料可述，因为包头所在的方位，并不在古代任何郡县的基础上。上溯战国秦汉，下至有清一代的任何王朝，包头

村镇及其周围地方，都处在塞北大漠南端的荒原上。清朝才兴起的包头村，是在这个荒漠南部的盆地上；依阴山南麓，面向黄河而建，几万人民就生活在东西广不过五十公里的狭长地带。因为建设的需要，现在的市区，已扩展为东西广约七十三公里，南北长约一百零八公里，面积约近八千平方公里的地域。它包括七个区（除白云矿区外，约东经 $109^{\circ}20'$ 到 $110^{\circ}30'$ ，北纬 $40^{\circ}30'$ 到 $41^{\circ}30'$ 之间），地跨大青山南北的广袤土地。在这片土地上，山前地区合并了包头县全部和萨拉齐县的一部分，在山后，把原固阳县的全部，原乌拉特后旗和茂明安旗的一部，都划归了包头。在这样辽阔的土地上，就与以前的孤零小城不同了，在这些地方就有一些古代的史迹可寻了。

包头地方有人居住，有历史记载，是从清顺治年间开始的（1644年）。但是，从解放后发掘出的地下文物考察，这一带荒原上，远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，就曾有先民生息，这从阿善沟门新石器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得到证实。据考查，转龙藏台地上，远古时期也曾居住着一个农牧兼营的原始部落，1955年曾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石刀、石镞、骨针，还有羊、马、狗等家畜骨骼。麻池古城，曾发现过战国时期铸造货币的石范，秦汉时期的文物，在我市出土的极为丰富精美。属于隋唐时期的铜镜，和辽、金、元时期的瓷器残片均有发现。这说明，早在新石器时代起，这里就没有断绝过人类的足迹。笔者认为，这和包头地方优越的地理条件是相关联的，这里背负横亘东西、森林茂密的千里阴山（曾有材料记载，古时山上森林茂密），面临滚滚东去的黄河，还有从山里流出的清泉，这些足供先民生息、耕作和狩猎。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永久定居，并世代延续繁衍，以致要探求他们的活动，只有依靠考古

才能略知一二呢？这就只有从另外的方面考察。笔者觉得，这和历代中原封建王朝与北方民族的战争是分不开的。

自有文字记载以来，在这个地区活动的北方民族，商代有鬼方、土方、土方，周朝有薰育、猃狁、戎猃（胡）；春秋时有戎狄，战国时期有胡，主要是林胡和楼烦。包头所处的地区，正是中原封建王朝的北部边陲，是北方各游牧民族向南扩充其势力，即所谓“进犯中原”的必经地带。因此这里历代都是战争频仍，自然就不适于永久定居了。

让我们沿着这条“南侵”、“北征”的战争线索，来追溯一下包头地区疆域沿革的变迁。

战国时代，公元前306年（周赧王九年），赵武灵王的势力曾到达过包头平原。在这里居住的林胡，被迫迁至今伊盟准格尔旗一带。赵武灵王赶走林胡以后，又臣服了楼烦，便在今包头西北地区设置了九原县，又在托克托县境内设置了云中郡，并沿今大青山修筑了一道长城（即今所谓赵长城），这道长城横亘我市境内，至今仍有局部断段遗留。包头山前地区，在战国时是属于赵国的，《史记·赵世家》对此曾有记载。山后则是匈奴民族的游牧狩猎地。秦始皇二十六年（公元前221年），秦统一中国，为了加强管理，把全国分为若干郡县，改赵之九原县为郡，辖境包括今后套及伊盟北部地区。赵武灵王以后，活动在山后地区及后套一带的匈奴逐渐强大起来，为争夺大青山以南的河套平原，曾先后和赵将李牧，秦将蒙恬，在今包头地区激战。蒙恬北逐匈奴，尽收河南（黄河南，即今伊克昭盟）、河北（即今包头山前）地。为防御匈奴的南扰，秦逐走匈奴后，在原来赵、燕、秦各国所建长城的基础上，加以修缮连接，筑成万里长城。今我市固阳县境内的大庙、银号、

西斗铺等公社辖境，尚有片断遗存。秦始皇三十五年（公元前212年）还修筑了一条从云阳（今陕西淳化县西北）到九原的长约一千八百里的直道，直道的北端终点，就在我市境内。直道的修筑，加强了秦对北方地区的控制，也加强了中原与北方的政治经济联系。因此直道在军事和政治上是有很大价值的。

秦亡后，汉承秦制，继续沿用秦的郡县制度。西汉武帝元朔二年（公元前127年），将秦置的九原郡改为五原郡，领十六县。故包头山前地区属汉之五原，约当临沃、稭阳二县辖境，山后仍为匈奴地。临沃、稭阳的方位，是以本市境内西部的昆都仑沟为界的，西是汉临沃旧地，东为汉稭阳旧址。昆都仑沟即《汉书·地理志》所说的石门障，沟中的水，即《水经注》所称的石门水。稭阳的确切方位应在哪里呢？按《中国历史地图集》考证，它的遗址在今市东十五里的古城湾。但另有材料说，按《水经注·三》记载，“河水（按指黄河）又东迳稭阳城南，……石门水南注之。”按《水经注》的说法，稭阳城当在黄河与石门水汇流处。考察今日包头山前的汉代古城，处于这个方位的只有市西部四十里的麻池。1954年，在麻池曾清理过一批汉墓，出土了“单于天降”、“单于和亲”瓦当及其他文物，而麻池也正处在今昆都仑河与黄河的汇流处，持此说者，认为麻池即汉稭阳古城。两说何者为是，还是值得研究的。

石门障（今之昆都仑河）历来就是通往山后的必经之路，地当大青山与乌拉山断峡分裂处，峡谷又是一条较为宽坦的通道。在汉朝时，从中原到山北的匈奴地方，石门障就是通行的主要大道。今日的包白铁路，也是通过石门障把山前山后地区连接起来的。为了保护这条通道，防御匈奴的南扰，地处沟谷

南端的稠阳，自然就是个很重要的交通枢纽，又是一个军事重镇了。在沟谷北端也设置了不少要塞，《汉书·地理志》说，

“稠阳北出石门障得光禄城，又西北得支就城，又西北得头曼城，又西得溇河城，又西得宿虏城。”汉武帝时，势力曾到达阴山以北，即今山后地区，他沿长城设置了城障、要塞，并屯兵把守，象石门障外的光禄城等即是。因此光禄城亦称“光禄塞”（在今昆都仑沟北口外的后口子）。石门障所以称障，而不直呼为沟谷，也有其军事上的城障之意。五原郡内的稠阳、石门障，确是汉王朝边防的重要之地。

汉宣帝五凤元年（公元前57年），匈奴呼韩邪单于在位时，统治集团内讧，出现了五单于争立的斗争。呼韩邪单于战败，率部南下，要求臣服于汉，“请愿居留光禄塞下”。汉朝答应了呼韩邪的请求，把他安置在今大青山以北地区，并准其军将分屯沿边八郡，与汉兵共御北匈奴。匈奴从此分裂为南北二部。（见《汉书·匈奴传》）。南匈奴降汉后，一直游牧于阴山南北，石门障、稠阳塞、光禄塞都是其必经之道。以后北方地区连年大旱，汉族人民纷纷南迁逃亡，南匈奴也逐渐南迁至西河郡（今伊盟准格尔旗境内），至东汉末年，西汉所置沿边郡县或废或徙。《萨拉齐县志》后汉条说，“光武中兴，始置并州，以领边郡，今巴盟境（巴彦塔拉盟，即原绥远省境）皆并州界内，故本县亦属并州，唯郡县略有省并，……即稠阳也省，至建安末，郡县并废省，并州入冀州，别置新兴郡治九原县，集塞下荒地，郡县同时并入，今县当在管内。”从这些叙述可以推之，汉末稠阳及其周围的郡县，土地荒芜村镇空虚的情况。此时，鲜卑族乘虚而入，据今包头所辖地，稠阳城也就废弃了。但从《后汉书》对战争事迹的记载，仍可看到五原

塞、稻阳塞等地的重要性。这就足以说明，包头市辖的昆都仑沟、稻阳塞，由于所处地理位置的险要，是控制阴山南北的咽喉，不仅在西汉是边防重地，即在东汉边郡废徙时期，也有很大军事价值。

这里应特别一提昭君出塞和亲的故事，因为她的和亲出塞是在包头境内。据史载，王昭君是汉元帝竟宁元年（公元前33年）下嫁呼韩邪单于的，当时所出的“塞”，就是前文提到的石门障北的光禄塞。她出塞的路线，是从长安出发，经冯翊、北地（甘肃庆阳）、上郡（陕西榆林）、西河、朔方（杭锦旗），最后至五原（今包头），终点就在今包头地方。王昭君作为一个民族友好的使者，在汉匈时张时弛的关系上曾起过缓和作用。今市南黄河南岸有昭君坟墓，虽然仅是一丘荒冢，历代均未修葺，但也堪称为民族团结的象征，怀古者凭吊的所在。还应该提到，在汉匈和亲友好时期，稻阳曾是一个两族人民互市和友好交往的中心，以游牧为主的匈奴人民，“驱牛马万余头来与汉贾客交易”，为中原地区人民提供了大批耕畜。汉政府也以布帛粮食贍给，使汉匈之间的和平相处，保持了半个世纪以上（均见《后汉书·南匈奴传》）。这在战争频繁的古代北方地域，还算是难能可贵的和平时期。

至三国，魏虽接近北陲，然因对抗吴蜀，无暇北顾。鲜卑族崛起，尽占黄河以北匈奴及秦汉长城沿线故地，故魏的势力没有达到汉五原郡的任何一县，“北地皆弃之”“今县或为游牧地”（见《萨拉齐县志》），故包头此时的疆域名称是无迹可求的。

鲜卑拓拔氏兴起，在漠南建立了帝国，先称“代”，后称“魏”（北魏），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在北方建

立的政权。北魏拓拔珪，在建都前的很多年间，一直以盛乐（今和林格尔）为居住中心和都城，至天兴元年（公元398年），才迁都平城（今大同），拓拔氏始称帝。当时北方的柔然势力逐渐壮大起来，为防柔然，魏都平城后，便仿汉制，在今阴山北麓沿长城险要处设镇镇守，内有六个最为著名，史称“六镇”，六镇中的怀朔镇，就在今包头市山后辖境内。怀朔镇建于何时及它的方位问题，《包头市简志》记载：“据《魏书·地形志》说，朔州本汉五原郡，延和二年（公元433年）置为镇，后改为怀朔。《读史方舆纪要》说，怀朔在武川西。”《水经注》记载，“北出石门障，西北趣光禄城，城东北即怀朔镇城也”。从这些叙述得知，怀朔原名朔州，始置于拓拔珪后三十五年，方位在今武川西。汉光禄塞东北。那么在包头山后地区，武川西的方位上，什么地方应是怀朔镇的遗址呢？解放后，据内蒙古和包头有关单位实地勘察及出土文物证实，怀朔旧址正是今固阳县白灵淖公社境内的“城圈圉”古城。史载，怀朔镇在正光六年（公元525年）又改为朔州，改州后在辖境内共置五郡十三县。五个郡之一的广陵郡，就设置在汉之稽阳石门障，“以石门中川二县隶属焉，石门即今包头”（《萨拉齐县志》）。现在，包白铁路出石门障后，尚有一个石门子车站，石门县治的遗址，可能就在其附近。从这里可以推断出，今日的包头市，在北魏时必然占有怀朔镇广陵郡的一部或全部，最低也占有石门县的全部。

北魏时，怀朔镇是北方的藩卫，居民也是很繁庶的，以后由于柔然入侵，北魏统治者又渐轻边镇，以致将士失所，互相仇怨，镇民遂反。诸镇人民闻声响应，既而六镇尽叛。当时一些野心人物，如高欢、侯景都起家于怀朔，六镇叛乱时，高、侯

为首，其后，高欢成为北齐开国君主——神武皇帝。这是出生于古包头的著名人物。

北齐、北周以至于隋朝时期，阴山南北地区，尽被新兴的突厥族占有，始终没能恢复北魏沿边的旧疆。隋初虽置北方郡县，也均在突厥势力以外，大都在黄河以南的榆林、定襄一带。所以这一历史时期，这里完全是莽莽草原，无迹可谈。

唐初，高祖李渊定鼎以后忙于统一，采取了安抚突厥的策略，他奉突厥为上国，臣服于突厥。所以包头地方在武德年代（618～626，即武德1～9年），仍保持了前代由突厥占有的旧局面。太宗李世民贞观四年（630年），才派大将李靖率兵征讨，把突厥逐之阴山以北，曾在铁山（据考可能即今白云鄂博区）一带展开激战，终使突厥灭亡。唐既收复秦汉边郡地，为控制北方各民族，便筑城寨据守，其中的东、中、西三个受降城是最著称的，中受降城就把包头包括在内。据史载，三个受降城筑于中宗李显景龙二年（708年），系朔方总管张仁愿所筑，中受降城与东西两城相去各四百余里，首尾相接。玄宗开元十年（722年），安北都护府就设在中受降城内。关于中受降城的方位，有一个材料说在今包头市西部哈业胡同附近。又据《包头市简志》引唐人李吉甫撰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说，“中受降城本秦九原郡地，汉武帝元朔二年（公元前127年）更名五原。……”这可证明中受降城据有五原郡甚至北魏怀朔镇的辖地。

中受降城的方位，除此外另有一说，此说也是据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，该志载，张仁愿率朔方军与突厥以黄河为界，河北岸有拂云堆，上有神祠，突厥进寇以前，必先往神祠祭祀求福，然后才渡河南寇。张仁愿进击到北岸后，便以拂云堆为中

城。据此说，拂云堆的方位，也就是中受降城的方位。那么拂云堆在哪里呢？持此说者认为，在不远离北岸与中城的范围内，从阴山南麓找拂云堆，则沙尔沁召（今市东三十里）即西广化寺山的形势，最符合李吉甫所说的条件了，沙尔沁召可能就是在拂云神祠的废墟上建筑起来的。上述两说，使中受降城的方位相去百里，但都是在今包头市辖境以内。究竟哪个正确，只有留待有志于此者考证了。

进入五代初期，包头一带地方，成了北方各游牧民族交相争夺的场所，唐时所设郡县及都护府等已荡然无存，此时是没有史迹可寻的。

辽初，置代北云朔招讨使司，以后改为云内州。辽史地理志指出了它的方位，“云内州开远军下节度，本中受降城地”。这就说明，云内州曾在唐中受降城地域之内，那包头地区，即是辽云内州的辖地了。《萨拉齐县志》也说，“辽时初置代北云朔招讨使司，寻改为云内州，治柔服县，并建开远军节度，又东置宁人县（宁仁）属焉，初隶胜州，后改隶西京路。……”包头地区，在志书上可考者，唯萨志最为接近，山前地方，萨志的叙述，也多与各朝史书上地理、地形的叙述相吻合，关于辽时该志所述县之东西疆界，也包括了包头的山前地区，故属云内州之说，与辽史对证还是确切的。

至金时，包头山前地区就成为西夏的属地了，这从史志诸书上均可得到证明。辽之云内州，领柔服、宁人二县。金沿阴山南麓也设置了云内州，但在领县里只沿袭了柔服旧名，另添了一个云川里，而把宁人县改为镇。《萨拉齐县志》说，“……唯省宁人为镇，并入柔服，……并在本县东置裕民县，寻废，复置改名为云川里。……”依此看来，金时的云内州已不是辽

云内州的疆域了，辽时的宁人县在云内州西部，正是今包头辖境，而金时所以改宁人为镇，是因为它没有占有宁人县的全部，只占有县东境的小部，已不能置县了。宁人县西部的广大地区，也即包头山前地区，据有人考证，已入西夏版图。包头出土的文物，也有此期的西夏钱币等等。因此，金时包头山前地区应是西夏属地。（另有一说认为金时西山咀以西均为云内州辖境，故宁人县境之说不确。待考。）

元朝是蒙古族统一中国后建立的政权。蒙古族崛起后，成吉思汗在宋宁宗开禧二年（1206年）即大汗位，初建政权，到宁宗嘉定三年（1210年），便大举向金进攻，长驱直下，占领西京（大同）、云州、东胜（今托克托县）诸州。直至理宗绍定六年（1233年）十一月，攻下金的最后堡垒蔡州，金遂灭亡。金亡后，元在漠南地区的州县设置，有的大体上是沿用金旧制，有的系新设。包头地方系归德宁路管辖（一说仍归云内州）。德宁路的方位，据有的材料考证，认为在今包头山后地区。《新元史·地理志》在德宁下注，“大德九年（元成宗年号，当公元1305年——编者）置静安县，延佑五年（元仁宗年号，当公元1318年——编者）改今名。赵王不鲁纳食邑沙、净、德宁等处。”按：赵王食邑的“沙”，是今乌盟武川县全境，“净”是乌盟四子王旗全境，说德宁在沙、净以西，则正当包头山后。所以包头在元朝时是德宁路的辖地（见《包头市简志》）。

明朝立国以后，太祖朱元璋对北方各少数民族主要用政治方式招抚，使其称臣纳贡。成祖永乐七年（1409年），曾分封蒙古贵族，又对不受招抚者三次进行北征。战争不息，包头根本没有明朝的建置，即或有之，也是时兴时废，局面并不稳

定。《萨拉齐县志》说，“明初云内州废，而复置云内县，属丰州，寻又废。旋有察哈尔王族俺答，驻牧丰州滩，旧云内州及丰州各地为西土默特，今县胥为其游牧地。”明史载称，俺答于隆庆四年降，五年封为顺义王，万历十五年筑归化城，大青山及河套地域，则属于伊克昭盟、乌兰察布盟。这说明，明朝时今包头地方只是乌拉特、达拉特，及俺答部下等游牧民族放牧的场地了。

包头真正的兴起，是从清朝开始的。满清入关后统一了中国，初叶，明朝的状况没有多大改变。从顺治—康熙、雍正三朝的八十五年间（1736~1820年），为了解决驻在绥远城的满州八旗军的粮饷供应，清廷大力放垦，以减免税收政策相鼓励。于是山西一带的农民，山东一带的回族难民，及流动的手工业者、商贩来此者日益增多，把土默特旗、乌拉特旗的大片牧场，开辟成为耕种的良田，道厅衙门也就在这个时期设立起来了。前曾谈到，包头原是萨拉齐辖境西部的一个小村，嘉庆十四年（1809年），由于来包头定居者日益增多，便将善岱巡检移设包头，此时才改村为镇（巡检衙门在今东河区水口街东头，称为衙门街），这是包头有官治的开始。道光十六年（1836年），包头人口发展到一千五百余户，商业兴盛，便设了“大行”（商会的前身）。行政区划，历经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统五朝九十余年（1821~1911年），都没有大的变革。仅于同治四年（1865年），因防御金积堡回民起义军北进，调大同总兵马升率兵驻扎包头，同治十年（1871年）在马升主持下修筑了包头城墙，经四年竣工，城墙周十七华里，高丈五尺，四隅设有炮台，高与城齐。

光绪年间，曾置五原、东胜两直隶厅，并都曾寄治包头。

《清史稿》载，五原厅置于光绪二十九年（公元1903年），东胜厅置于光绪三十二年（公元1906年）。有清一代，包头镇的沿革大致如此。

辛亥革命时，包头成了西部地区斗争的中心。公元1911年，包头人郭鸿林起兵响应孙中山，不幸起义失败，被满清政府杀害于今东河区草市街。之后，山西军阀阎锡山攻下包头，并进行了地方改革，把包头镇、五原厅、东胜厅（一说为包头镇、东胜和乌盟）合并，改名为包东州，不久废置。公元1923年（民国十二年）包头与萨拉齐分治，设包头设治局，同年平绥铁路通车到包头，此时人口已增至七万四千人。公元1926年（民国十五年）升为包头县。公元1933年（民国二十二年）成立包头市政筹备处。公元1937年（民国二十六年）十月十七日，日寇侵占包头县，于次年十一月改为包头市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包头又被国民党窃据，其仍沿用日伪旧制未曾改变。

1949年九月十九日，绥远省和平起义后，包头走上了新生的道路。1954年，中央决定撤销绥远省建置，划归于内蒙古自治区。经过三十多年的建设，包头已由一个消费城市，扩大了辖境，建设成为一个以钢铁工业为中心的大工业城市了。（1982年4月～1983年3月）

（本文编写时，除查阅历代史书外，还参考了《包头市简志》、《内蒙古地名》、《萨拉齐县志》等志刊，一并声明。）

古代北方各民族在 包头地区的活动

李绍欽

包头历史的发展，有与我国其他地区不大相同的历程，有丰富的内涵，而且是前人从来没有开拓过的领域。我准备就四个方面谈一点情况。

第一个问题：包头古代人类的探源。

现在，有实物可证的包头地区人类活动的历史，是1980—1981年在包头市东郊，东兴（磴口）车站北，阿善沟门东，圪膝盖沟两旁的台地上发掘的阿善遗址。阿善遗址共有四期文化层，前三期属新石器时代，第四期属青铜器时代。经科学的测定，年代距今约6000—4000年，从阿善二、三期文化特征来看，它们既不是“仰韶文化”或“龙山文化”，也不是它们的变体，而是我国北方新石器时代先民的文化，是祖国光辉灿烂的远古文化的组成部分。阿善人长期过定居生活，以农为主，多种经营，家畜饲养、渔猎都很活跃。阿善的石围墙是我国最早的石筑城墙。它对探讨我国城邑的起源，乃至氏族社会的解体，均有重要价值。对于阿善遗址的进一步认识，今后的继续发掘，将会提供更丰富的实物资料。

关于阿善人的活动，早在1927年，黄文弼教授来包头考察

时，就在转龙藏地方有所发现。建国以后，又陆续在韩庆坝，东园，刘宝窑子等多处发现。这些事实说明，阿善人的活动范围是相当宽广的。这里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：这一地区后来转变为以牧为主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另一个问题是：阿善人是不是包头最早的人类呢？有没有比阿善人更早的人类在包头地区活动呢？

为了探讨这些问题，我们不妨在更宽广的范围内进行一些考察。

在包头东北的四子王旗锡拉木伦河两岸以及中蒙边境二连车站附近，曾发现了新生代（距今7000万年至1万年）时期的哺乳动物化石。这些哺乳动物化石极为丰富，驰名中外，被誉为“化石宝库”，“世界古生物学的名胜”，“哺乳动物群的发源地”等。

在包头南面的伊克昭盟境内，25000年至10000年以前，有一面积约二万平方公里的大湖，名萨拉乌苏湖（约相当于今伊克昭盟的一半面积）。这里也发现过拥有几十种动物的哺乳动物群。

我们知道，存在哺乳动物群的地方，往往是古人类活动的场所。著名的河套人（距今2至5万年前），就是在萨拉乌苏湖一带活动的。

在包头西北，固阳，达茂旗与乌拉特中旗接壤的地区，有一条石哈河。在这条河流及其北面的新忽热一带，地质学家发现了第四纪大冰川期的遗迹。人类就是经历第四纪大冰期锻炼而成长发展起来的。

在呼市东北大窑村，发现了旧石器时代的采石场。大窑人可能距今约十万年左右。中国著名的古人类学家裴文教授曾